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日知薈說卷三

卷阿之卒章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其意以為是足以待天下之吉人矣夫燕遊之地志易荒而情易蕩於此馬勸之以求賢且其車閑馬馳不用之於馳騁虞獵之地而即用之為招徠英哲之舉隨事進規因時納諫非老成忠厚之臣心乎國家者不能也且成王繼武王之盛車不患其不庶且多馬不患其

不閑且馳也但患治亂之臣一心之衆未必如曩時之極盛耳然使有其臣有其衆而車不庶馬不閑亦不足以張六師而揚聲靈此召公慮國遠謀既深求賢之意於言中亦寓奮武之意於言外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召公之謂與

人惟無思則好惡無所見其端既有思不入於正即入於邪邪則不能好善而惡惡不能好善而惡惡又何問其至不至乎若其無邪則正矣正則能好賢而惡惡矣

顧其情不永其志或移則雖好猶不好雖惡猶不惡也是故厚於始者不能保其不薄於終勤於先者不能保其不怠於後緇衣之改為改造適館授餐其始終先後無間也故曰此好賢之至也不敬而聽之則萋斐未必不為貝錦之文致哆侈未必不為南箕之羅織巷伯之投畀豺虎有北有昊而又戒以敬聽其疾讒痛惡亦始終先後無間也故曰此惡惡之至也

陰陽相感而生萬物萬物由感而生其能不相應乎水

流濕火就燥言其氣之相應也夫濕燥非水火也設濕即水而燥即火則其性所自具何必言流與就哉故流就以濕燥定濕燥以流就成相因而生相感而應固勢所必然然文言不繫水流火就之義於九二於九五言之者以見水流濕則濕之水非復水之水也火就燥則燥之火非復火之火也臣遇君則君之臣非復臣之臣也如是而後利見大人之義顯

雷風天下之至變也然至變而有不變者存恒之名因

是而立君子立不易方亦以易中有不易耳譬夫中天下而立自南見之謂之南自北見之謂之北此不易之至必存乎易之中也故雷風之恒非恒也君子之不易方非不易也其必有易之不易不恒之恒明矣

聖人之覺世牖民也惟斷斷敷天之下聲教四訖合於大同然其布政施猷亦惟是蕩蕩平平使民遵循而弗知蓋其心忠故不忍不以民之所不能者引為已任而其心恕故又不忍以已之所獨能者强以相繩夫羿之教

射必至於彀不能强其必羿也大匠教人必以規矩不能强其必大匠也聖人教人多方誘掖為之禮以節之信以結之以至容貌衣服燕游食息之間凡所以教之之術無所不用其極然不能强其必聖人也夫不强其必為聖人是以人人可以自勉上之至於賢聖而無難下之亦不失為寡過是則聖人不得已之心也

子路治蒲孔子過之稱其三善曰恭敬以信忠信而寛明察以斷夫孔子未甞見由之政也然而其境治知民

盡力其邑完知民不偷其庭閒知政不擾凡此者由未必嶄人之知而衆人亦未必知且非特衆人不知即蒲之民亦相安於無事而不自知惟聖人諦觀而審察之則由治績之善於其境其邑其庭可考也此所謂有實心者必有實政不求人知而人自無不知之者也

六月之詩美周宣王北伐先陳王用文武之吉甫以靖外而終之以錫宴則孝友之張仲在焉若曰吉甫靖外之功皆張仲之左右王室相資以成云耳夫自古忠臣

義士效命疆埸之間而功績不能上聞措置不由已出甚至功垂成而中輟志未伸而亂隨大都受制中朝動輙掣肘國事以去身命徒傾此英賢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且此居中掣肘者豈必皆仇讐哉直妬其功成則已將不利甚有受敵賄賂戕害忠良而不惜如秦檜之於岳飛皆自私之心勝故置國事於不問也夫張仲未嘗自言其居中運籌之功詩所謂孝友其實亦未可考第以吉甫之成功若是其速且易則與王共處乎内必

無一忌刻吉甫者相與公忠輔國以期其有成也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如張仲者非其人哉

周禮遂人治野以下劑致甿蓋甿或自六鄉徙而出或自侯國徙而来無田之可耕而輕去其鄉必皆逐利以居者也是必有以還定安集之使有恒產而後有恒心且六遂在鄉之外其去王都也遠其為土地也博故其致甿雖受田有上中下之殊而及其會之惟以下劑為率而可任也者家僅二人則所以優之皆至厚此天下

之民皆悅而願為之甿也然田有上中下之差而任之一準以下劑人又孰肯受其田之下者是徒以利起民之爭而政亦不平故其後又繼之以辨野之土田均百畮而萊則有五十畮百畮二百畮以上中下為差焉夫遂人安甿以田里擾甿以樂昏教甿以稼穡利甿以興鋤勸甿以時器任甿以疆予而終之以土均平政致之之後所以安定教導之者又如此其備於是無恒心之甿悉化而為有恒心之民也豈僅一招致之術哉

仲尼以萬世為土立四府以約之易書詩春秋是也其運於世如天之四時未嘗一日而稍息故昊天之盡物不在四時而因四時以見聖人之盡民不在四經而因四經以顯

鼓無資於五聲五聲不能外鼓以成九奏之諧水無資於五色五色不能離水以成山龍之繪其在於人內而五常外而五倫其相接而為內外之樞以備具乎一身者莫若五官五官不能自治其治之者曰學學之道奈

何亦惟推五常之性以接乎五倫之交俾無不得其宜而已夫五官質也雜乎器質之緣則理欲半之盡其學之之道而恭從明聰睿之德雖聖賢不是過否則外物之交己私之錮有不可勝言者非如五聲無鼔五色無水徒紊其聲敗其色而已也則夫五官之於學豈不較聲之於鼔色之於水而更重哉

淮南子曰以禮義為衣蓋以人不可無衣無衣則寒國不可無禮義無禮義則亂身寒一人事耳國亂其害可

勝言與君人者受天下國家於宗廟父母延子孫之裔為萬民之歸茍不知禮義之防則已知禮義之防而自壞之是何異於裂冠毀冕若伯子之欲同人道於牛馬也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盛德大業均於此出何可言無然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又何可言有乾至健而坤至順易知簡能之本也陽主生而陰主成神伸鬼屈之理也是惟有一動則有一靜其動也不可謂之有其靜也

不可謂之無但動之幾必始於靜靜之幾必伏於動由靜而忽動者自無而之有也由動而復靜者自有而之無也夫有無者動靜之流也動靜者有無之機也動靜尚不可名象而欲以有無盡易之大是亦不自量也已然則易之道無有無乎謂易為有有無不可謂易為無有無不可第不可以言有無盡易耳然則舍有無又何以言易傳曰易本隱以之顯言本天道而達於人事也其道蓋不倚於有不泯於無則不言有無可也即言有

言無亦無不可也

君子觀謙象而知物之難稱也物之不齊有如地中之山高者高下者下而高下又不可以數計惟地之載也無心故高者高平下者下平而無有不平其施君子裒多益寡豈曰損有餘補不足裒彼多以益此寡乎如是則被裒者常怨被益者常喜非平施之道也君子於民之多寡有如地於山之高下多者多平寡者寡平而究無物之不平者以其無心耳

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其身有令民可觀之德猶思日孜孜不敢自是必於民心之向背風俗之淳漓以觀吾所行之臧否與所令之善惡王者舍民無以成我觀民即所以觀我也夫出治惟我所治惟民觀我觀民交相為治也而聖人必曰觀我生者蓋君者賴民以生民治而後君為不虛生於民之上不然君若贅疣何用其生哉

文周之繫易也有貞凶者矣未有中而凶者也有正而

不中者矣而中則無不正也以此見正可力致中必晰理之精守道之篤然後可以言中而仍不失其正韓子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使易徒奇而不法與陰陽術數家言何以異使詩徒葩而不正與雕蟲小技壯夫不為者又何以殊哉故易之道大矣而云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詩之教廣矣而一言以蔽曰思無邪思無邪則正也懼以終始則法也史稱昌黎因文以見道又云有衛道之功觀此二語自非見道者何能言簡而義備若

是哉
天地運四時而不知四時之運聖人理萬幾而不知萬幾之理文王大聖人豈端居守默杜絶知識恐擾其靈臺者乎杜絶知識非不識不知文王之不識不知乃如是識如是知而不識不知此所以為順帝則也故孔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推而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夫此無聲無臭豈離日月星辰之麗乎天百穀草木之麗乎土而别有上天之載乎明乎此則文王之不識

不知非無識無知也亦如舜之由仁義行而非行仁義云爾

下學上達實惟聖人能之即此下學即此上達非日積月累以求遲之又久而後達之謂譬夫積寸成尺寸自寸而尺自尺非寸成尺也上達不外於下學者又如寸尺雖殊不離於度所謂上達則知天也我知天天其不知我哉

易以道陰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孟

子道性善而不及陰陽性善之實際此理即陰陽也全易之理惟以陰陽消息顯性善之實際吉凶悔吝皆支流餘派也邵子曰孟子之言未嘗及易盖不如常人之日以吉凶悔吝捃摭其詞以言易也又曰孟子善用易所謂道性善其理實與易脗合不言易而實為善用易矣

卷阿之詩曰豈弟君子四方為則豈弟者教養之本也人君以一身教養萬民力有所不逮而勢有所難周故

先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得此人以為引翼則豈弟之君子四方以為則矣既勸之以教養萬民又教之以求賢自輔人君為政之要孰有大於此者乎

小行人之職命之以五物巡行諸國而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俾周知天下之故至五物之終有曰以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非誇政治之美而張大其辭也盖以民莫不欲康樂其室家和親其宗族安平其鄉里而好為背理棄義以干犯法紀者凶荒之苦政治之乖有以驅之

而遂以法繩之此小民無知而干憲典者所當哀矜而拯救之也周公以為利害之興除已當政教之養恬靡遺人事無悖逆之失天道無凶荒之厲然後可收康樂和親安平之效而大同之風以成其尚有未周則必精察其故或競絿張弛之有悖以致天譴而釀民患兢兢靡寧乾乾惕若俯仰跼蹐而不敢少康蓋導王敬天勤民之本均在於此矣

周禮籥章氏凡國祈年於田祖則龡豳雅擊土鼓以樂

田畯按豳雅之什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所謂輔相
天地之宜也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即其事也必人事盡
於下然後有以輔成帝命率育之心而黍稷實穎實栗
故能為酒醴以祭先祖而洽百禮其詩曰壽考維祺以
介景福樂嘉報之無已也而籥章氏歛此以樂田畯即
所以樂田祖也田畯者古之勞農勸相司嗇教稼嘗有
功於農事為田祖所佑者也祈年於田祖而歛豳雅擊
土鼓以樂田畯蓋云田畯是享庶乎有以佑神農氏之

治而興我稼穡云耳且歙豳以祭舉國之民皆與焉於是乎得聞先王服念勤民康功田功之事先民勤勞稼穡以祗率懿訓之休而東作西成競相勸勉惟土物愛罔敢怠弛盡人事之勤獲天時之報此又周公制禮之本意所以為萬世勸農之法也歟

周之王業雖造於太王王季文武而開皇靈承天眷綿寶祚撫萬邦實由后稷教民稼穡肇祀上帝始之故惟后稷之祀易富亦惟后稷之祀難則也難則維何有后

稷之德與誠則明水之薦可告馨香無后稷之德與誠則雖燦陳乎蒼璧黃琮備列乎鏞鐘賁鼓吾知神之不享矣古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未有民不和而神降以福者后稷之詳穡事以供粢盛成民者至即所以事神者誠豈猶有致憾於未備哉迨其後周公作禮樂漸至文盛而太羹不和犧尊疏布冪樿杓猶祖述先人之意即以后稷所以事天者事后稷記稱武周為達孝蓋武周之孝自后稷之祀有以啓之矣

人主之祥莫大乎集福而得福之由必在得賢以自輔卷阿之頌成王也既期之以彌性純嘏於是又告之以馮翼孝德之助與其梧桐鳳凰之思以歆動之猶既醉之什言介爾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攝假樂之篇言干禄百福而必曰百辟卿士之媚云耳

周禮禁原蠶論者謂蠶馬同以天駟房星為祖物莫能兩大再蠶則蠶盛而馬耗禁之所以蕃馬也蠶既與馬同氣恐蠶盛傷馬獨不恐馬盛傷蠶乎意者校人祭天

駟而馬質掌馬政使並掌蠶禁所以禁原蠶者恐其氣竭則来年之蠶不能蕃滋所以節盈虛消長以為阜物育材之本耳究而言之蠶之為用在民而上供絲枲則仍入乎官馬之為用在官而成羣阡陌則仍利乎民聖人之政亦惟斟酌損益與時偕行期於政修物阜而已又何容心於蠶馬之分哉

周禮夏官司勲掌有功者於其生也銘書於王之太常君牙所謂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是也於其沒也祭于大

烝盤庚所謂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

然考司勲之職國功民功皆在所等而官獨列於司馬者尤見先王敬軍事慎戰功之意易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師之終賞之慎也以為非是不足以為勸也

周禮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之官其所職掌不具載此如冬官之文缺耳或以為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是在臨時應變非可勒為成書依而行之者故秘而不

宣非也周官所載政事之顯然者耳臨陣之幾非書所能載亦非體所宜載雖諸職具存亦不宜有此也若有此則宜見於主軍之大司馬不宜散列羣職以是知其為缺也聖人之政豈有隱哉

魯衛中興之際文公紀騋牝之三千僖公稱駉駉之牡馬其事略同顧衛自渡河以来流離遷徙至文公而始安集遺民僅有寧宇僖公世保龜蒙考諸閟宮泮水所詠穆穆皇皇較之定中播遷者迥異焉即其駉牡之盛

焉知王政之不由是而興乎然所以致其盛者亦惟僖公之思有以致之耳其曰思無疆以言其有廣大之量也思無期以言其不苟於近利也思無斁以言其持之能久也思無邪以言其志之必以正也是其出乎心者有本取於民者有制而無邪一語尤足以見其淵默靜深之中有易直子諒之德以是推之雖使周道復興其亦可矣區區之馬云乎哉然魯至文宣漸以不振而僖公亦未聞垂裕久遠為卓然首出之君者由其立心究

未造於無邪之至耳夫慎獨謹微之功至則念慮之間渾然天理而有以得夫性情之正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思無邪一言聖人取以蔽三百篇之旨若僖公者又安能與於此哉

周禮膳夫酒正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後世有必不可行之勢而行之且必有害者蓋太宰以九式佐王均節財用四曰羞服之式所以量入為出定為法式使無奇服異味酣飲之失則不會而猶會也第不令膳夫酒正

以羣有司而準法以沮王及后世子耳唐太宗興國之君過信經義詔令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馴致承乾驕奢過度不終其德後雖悔之不可及也是猶公羊復讐之説誤用於漢武之世而征伐之禍興王安石據國服取於民之説神宗信之而青苗之弊劇皆不善法古之前鑒也

頤之象曰養正則吉葢義理之養與飲食之養不可偏廢故觀其養人之能以正者必教養兼行君師並任之

大君也觀其自養之能以正者必寡欲以養心秉禮以養身之君子也所養自養就其尤重者言之則寧失養身不可不養心此孔子所謂不得已而去食者也資烹飪者莫如水利煅冶者莫如火善從草者莫如金成什器者莫如木宜稼穡者莫如土粒萬民者莫如穀此六府者聖王知其為生民需也是以修之猶恐民飽煖而無教或農末之相病而凶荒之無備也故正德以興民行而民罔有悖倫者矣利用以便民事而民罔有

之資者矣厚生以阜民財而民罔有饑寒者矣此三事之和聖王所以汲汲於六府之後而併力以圖之也修六府和三事而民之相生相成於其中者不見創作之勞咸順大化之内此無他聖王以利民為心而治之復得其道耳得其道奈何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此建中之本也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為政之基也惇德允元則元愷並升難壬人則四凶胥斥此用人之要也後世豈無欲治之主而施之不得其宜或清静而廢事或更

張而變法故必曰以聖人之心行聖人之政而後可

周公之告成王曰君子所其無逸言以無逸為所也召

公之告成王曰王敬作所言以敬為所也夫無逸必本

於敬而敬則自然無逸敬作所即所謂所無逸也二公

誠懇之心同而告王之言亦無不同如此詩之美成王

曰成王不敢康不敢康即所謂敬作所也所無逸也蓋

有得於二公之教云

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為益之道然必樂取於人日見其

益而後能與時偕行日進无疆天保之詩曰俾爾多益以莫不庶蓋人臣寓規於頌欲其君受善無違而進善者衆也夫福之多由於益之多益之多由於虛心以受善曾見予智自滿者之能受福乎後之鮮者多曰無事而不受福則得之也極多不知所謂多益者正謂多受益也俾爾單厚何福不除言厚之能受福也故三章又申之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言單厚之受福也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言多益之受益也此可以見君臣交勉

之意矣

易蒙之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育德非童蒙之事也而大人之欲開童蒙者則在先開一己之蒙果行育德其方也周子云山下出泉靜而清也則仍以育德為果行之本

涓涓之水終成江河水之出於山下也沙石以壅之藻荇以牽之惟其源深而流遠一達其機沛然縱之已耳走沙石浮藻荇豈更為其所壅滯哉人之於性也亦然

其始見乎情而發於事也私欲以紛之利害以擾之惟其育德而果行誠壹不貳推而放之已耳絶私欲屏利害豈更為其所紛擾哉故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之有本以之進德以之修業入聖階梯豈外是哉然亦何以育之果之乎克已以去其私主一以立其本涵養以裕其中篤實以充其量則内育而外果矣内育而外果則有静正剛中之美推而達之天下斯可矣廓然而大公者聖人之存心也物来而順應者聖人之

應物也德量之宏於斯見焉茍非私欲全消渾然天理以萬物為一體者其孰能哉易泰之九二曰包荒解之者曰聖賢之心無棄物堯舜之道欲並生非包荒則不足以體天地之心而盡君師之道此德量之宏也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立言固不朽中之又次者也然必其德與功不見施於時因而為扶樹道教之言以立人極然後可與聖賢之書相表裏六經語孟聖賢之書也至於子史百家不過文人學士攄其胸臆

寫其窂愁事或過而匪當文或深而礙理況溺乎此而六經語孟反不致力所謂讀書以明理者果安在歟然則子史不可觀乎曰何為不可折衷於六經語孟而已矣夫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不謂恐勝食氣而不食肉也讀六經語孟者資之子以益其識之宏博資之史以觀乎時之盛衰反而察焉其理合乎六經語孟否乎其事合乎六經語孟否乎其合者必其正也其否者必其邪也正者施則順而措則宜也邪者生於其心發於其言

害於其政與事也凝神靜氣體驗察識而得其精焉夜以繼日不自晝焉則内有以治其心外有以應乎事因子史而益精六經語孟之旨則讀子史之功又奚可泯哉

漢宣帝甘露四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其時施讐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嚴彭祖論公羊尹更始論穀梁而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實平議以聞帝為之稱制臨決且置梁邱易夏侯尚書穀梁

春秋博士一時傳為盛事然予竊有疑焉蓋經學之不明於天下久矣漢承秦火之餘諸儒補綴收拾非盡師授能得其精意其危若繫千鈞於一髮幾何其不斷以絕也考之史傳所載田何之易為最古蓋商瞿受之孔子六傳而至何者也焦贛之易第載陰陽讖緯之言則京房所習者是也費直之易則以彖象文言分入諸卦得鄭康成王弼為之註其學遂獨行而帝之置梁邱易博士則以梁邱賀蓋習京氏之易者也不遵古而讖緯

是究非矣書有古今文之異今文先出而古文後出夏
侯氏之書傳自張生而張生則受之伏生帝立夏侯之
學豈周堪孔霸亦治夏侯者歟春秋當漢初有四家公
羊穀梁鄒氏夾氏也鄒氏夾氏至王莽時始失傳當是
時帝獨置穀梁博士則有取於尹更始也禮始於河間
獻王二戴删定之以無專家不置博士是矣而左氏春
秋因晚出是時不及置博士不深可惜哉大抵宣帝居
民間雖曾學習經書而年十八即為天子師授者亦未

純當其稱制臨決又未嘗不斷以己意是以不能成大同之盛

君子之守正非惟一時之去就固應如是即揆之榮辱得失之間君子之見遠而慮大與小人之計小而謀促者亦不可同日語矣

表記曰君子淡以成夫有人己內外之見者不能淡者也君子內不見我外不見人與物無親而無物不親譬之於水無不淡也則無不以淡成也大而江河細而溝

澮非水分也人自分也有分則人我立而水之淡終始無分也故曰君子如水水惟無已故以水為水可以水為醴亦可醴水之所成也小人者君子之所曲成也

神明而陽乾之屬也鬼暗而陰坤之屬也純坤至十月纔見而一陽来復子月天開先王於是乎行郊祀之禮以迓徵陽記云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盖陽氣方倡而生物伊始也然禮本於天而成於地乾德統天并坤而有之使其稍有不協則於陽氣或悖而不足以發生物

之機是故先王欽若昊天對越上帝則風雨節而寒暑時地且受職況百神哉

呂刑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蓋刑獄之事民命攸關已死不可復生已斷不可復續聽訟者稍有不敬則心不能虚不虚則不明而欲判曲直於俄頃之間難矣夫敬者誠之見乎事者也慎者又敬之及乎微者也舜之告皐陶曰惟明克允所謂誠也周公舉蘇公折獄以示法則曰兹式有慎蓋亦視人之器量有廣狹規模有大小

而所告有殊然曰誠曰敬曰慎其致一而已矣故程子曰敬之一字徹上徹下豈惟典獄者宜然雖修齊治平一以貫之矣

乾為至健之卦故其德曰元亨利貞乾元統天坤之德亦具此矣至坤索乾而得其初爻則為震其序為長子其德為動其象為雷其位為東方皆得天最初乾之用悉著於此故天下雷行為无妄之卦而亦有乾之四德也夫天下雷行震動發生似但有元亨而無利貞也然

萬物得此而各正性命非利貞而何哉

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福非小人之所能求也其未得也邪諂以干之其既得也又驕泰以失之故必君子然後能自求多福而求而必得得而能守其諸異乎小人之為與夫君子小人之分理與欲而已君子以順理為福小人以從欲為福順理則裕從欲則危日處乎危而以為求福吾恐福不可得而禍且隨之君子之自求多福亦惟正其心修其身順適乎天理而終始之不渝

則此心常泰而動罔不臧何福如之易所謂積善有慶書所謂作善降祥固有不期至而自至者然君子方以邀天之福而愈惕然於内省之修其始也既未嘗有求福之心其繼也又何嘗以得福為樂哉夫順者逆之反福者禍之基不順乎理必速之殃庸可常保其福乎君子之乾乾惕若不遑寧處者正以蘄順乎理而永綿茀禄也故曰百順之謂福

君子進德修業敬義夾持而後油然豈弟有子曰知和

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謂和樂須節之以禮也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謂節之以禮然後能和樂也由是言之禮其樂之本與

洪範曰既富方穀非使其臣廩禄有繼衣食有給以單厥心皁成兆民哉葢君之所任者臣也臣之所理者民也民之所頼者治也君賜禄以富厥臣則臣穀其身以理民臣穀而民治熈皥之風可幾也小人貪得無厭廩禄之外多方以求之賄賂公行而暴歛苛索常若不給

未嘗不富也而穀於何有故繼之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以是知人君操馭富之權得一正人而用之則當富之而致其用此福之有賴於錫而錫之必揆其當者然也至人君之所以穀一身而穀萬民者尤不可不慎天之愛人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而能永保天禄乎若夫百姓之家雖無位以施其善然睦宗族和鄰里給貧乏恤鰥寡亦可以為穀之道蓋貨水也壅之則溺宣之則通溺之者亡通之者昌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知平天地生成之憾惟在不自私其富則建極保極之理有實而可循者矣

禮者敬而已矣君子敬以直內如松柏之有心禮之用和為貴君子和以應外如竹箭之有筠以竹箭之筠較松柏之心似心內而筠外心為質而筠為文要之外根於內君子之居心即所以應物也誠敬之至通於神人事天饗帝皆本於此彼徒以威儀玉帛飾諸外者無其心矣遑問筠哉

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蓋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君師者所以裁成輔相而治其情者也得其道而理之則其情協拂其道而驅之則其情亂協則天下歸心亂則兆民背叛其機甚微而宗社之安危係焉故聖王之治人情猶農夫之治田聖王小心畏慎日昃不遑所以事上帝而畏民嵒者凡以治人情而無鹵莽滅裂之患故大順大化淪肌浹髓萬世之業本於此焉夫惟施之也有次第是以其成功大而遠彼不以治

理為心而耽晏安者是猶棄田而弗治而霸者之假仁仗義以蘄速成者亦猶揠苗助長均為惑之甚矣君子求為己則不蘄人之譽求實得則不因有虚名而自止記曰貴玉而賤碈此物此志也小人之異於君子者有二庸懦無成者猶瓦缶之自棄假名要譽者猶以碈而亂玉君子依乎中庸温其如玉人不知而不愠遯世而無悶亦如良玉之在璞已耳孔子欲待價而沽蓋求而不能待則玉已自失其美矣可不慎乎

黄叔度淳行可風可謂有踐履矣而無所發明後儒疑之以爲其行不可見也韓昌黎原道原性諸篇精於發明者也踐履容有未純不失爲通儒故有發明而無踐履不可有踐履而無發明亦不可然必由踐履而有發明則所發明者皆自道其所有始爲親切可貴也東萊所謂踐履多於發明者誠得聖門先行後文之旨歟

春秋責備賢者爲賢者諱聖人之心天地父母之心也天地栽培傾覆作善降祥父母之於肖子有無已之心

焉賢者亦聖人之肖子也其是耶聖人固從而是之其非耶聖人固從而非之至於是之中有非非之中有是亦酌其是非之大小始終而責之備焉為之諱焉其諱之也非有私於賢者其責之也非有刻於賢者凡以大公至正之心為彰善癉惡之道耳是故責之之心至嚴而諱之之心至恕賢者之有失常人或不及見而聖人必為責之其待賢也何其嚴賢者之偶失常人必不能容而聖人必為寬之其待賢也何其恕嚴恕並行仁義

兼盡善者知所勸不肖者知所懼後之處已待人者舍是其安所準哉

君子之與君子處也固有以敬業樂羣輔仁勸善然無所用其惕厲戒懼也夫惟惕厲戒懼然後動心忍性思患預防其於義理也察之益精於道德也守之益固故君子與小人處當橫逆交加而怡然受之曾無怨懟之意者非惟樂天知命亦其自治然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亶其然乎

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禮樂相資而成至道內以淑其身外以化其民皆猶二氣之保合獨陰不生獨陽不成也知此則知禮樂不可斯須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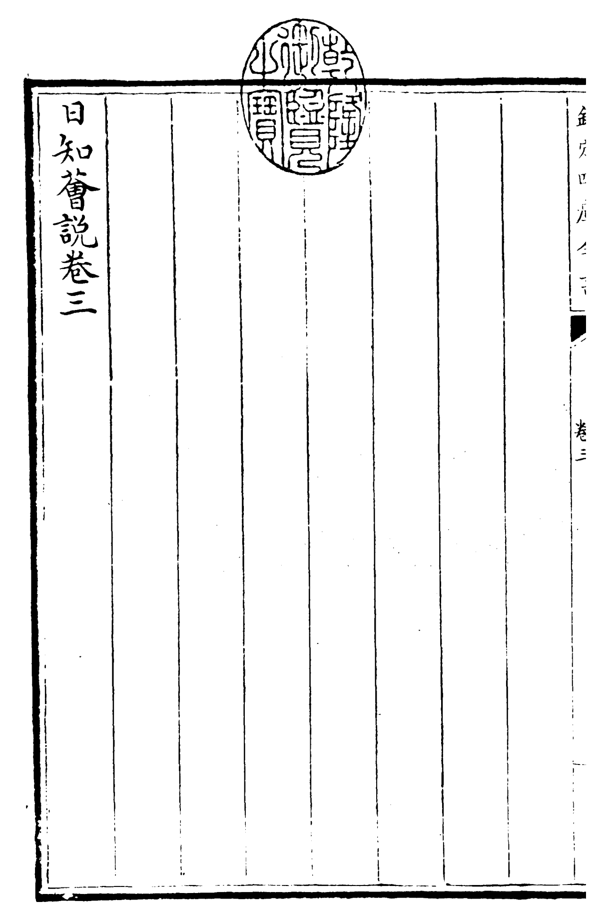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惟虛故中無所窒而無所不受也葢虛者中無一物而無物不備之謂懷私狥欲以堙衆善之源者無論矣即所主者善而先立意見於胷中亦不足以盡在物之理而有所不能受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由其心之本無一物耳

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理固然也而能盡此者惟聖人蓋心與理本一感物而動而紛然者不能一矣故有謂動為妄者是不知動乃心之生於靜者也有謂一可執者是不知一乃理之散於萬者也聖人貞夫一則一貫於萬而動亦靜矣其動也若行雲之無心其一也若谷神之獨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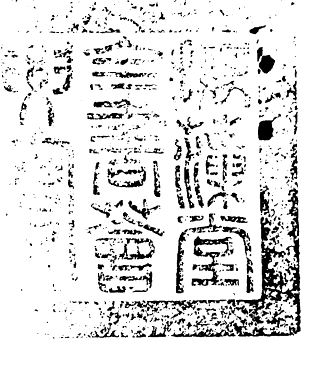
上之獲不獲友之信不信有命而誠不誠在我上與友皆外來之遇獲上信友不可不以誠而極其誠未必盡

信友獲上君子亦盡其在我反身而誠焉斯可矣

天德王道其本一也一者何曰心而已聖人言王道必本諸一心然心不可以名象形不可以言語飾不可以事功論不可以鬼神惕葢敬鬼神而遠之鬼神亦吾心中之一物耳以事功論則唐太宗致治之盛幾於成康而於古聖王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者則概乎其未有聞也至於言語名象更為枝蔓其不可以徵心明矣故記言王道亦曰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日知薈說卷三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倪時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日知薈說 卷四

跋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五十二 子部

日知薈說卷四

周之興肇於文武而文武莫不好仁宜其天下無敵而
厲敏祼將于京也穆王耄荒而作刑以詰四方不
始也厲王虐而監謗不仁之極也馴致於平王之
遷而周遂以不振始也以一國之寡好仁而興終也以
天下之衆不仁而失豈非明效大驗哉是故人君清明
在躬愷惻存心省刑薄稅節用愛民非徒開一時之治

平亦燕貽子孫無疆之業也

周宣王中興之業論者比之夏少康非過譽也然其後似不克終考之諸書如廢魯適不藉千畆喪師南國料民太原晏起廢朝而有姜后之諫勤民於遠而有祈父之詩王子晉以厲宣幽平並舉有由來云

自古撥亂反正之君必有攀龍附鳳之臣翼賛宣猷共襄大業雖運會使然要亦視乎為君者量之所受秦之亡也高祖興焉漢之亂也光武復焉是二君者其得人

獨多而其享國亦最久非若後世偏安小成者比也高祖之豁達大度尚矣光武縝密視高帝差小然馬援稱其恢廓大度同符高祖其爲大司馬而廵河北也南陽鄧禹仗策從之光武用其言且親信之於是馮異寇恂耿弇吴漢之儔㧞茅彚征咸樂爲用二三子者進而天下之大勢歸是光武之量固足以受之矣

高祖修外而不修内者也光武内外兼修者也高光之得賢才服勍敵與平定海内莫不皆同然既得天下之

後高祖則誅功臣耽酒色光武則保全勲舊興起學校却四夷貢獻以外論之固皆盡美以内論之光武盡善而高祖猶遜焉是以君子重内而畧外謂夫外暫而内恒也

漢高明高得天下之正比之唐宋尤為無疵余嘗論之漢高之天資過於明高而明高之學問優於漢高漢高處置後事若燭照龜卜而明高不能免靖難之亂是其明識之遜也然立法度理財賦興學校制禮樂經綸之

美固非漢高所能及漢高有韓彭之戮明高有胡藍之獄或則戕害功臣或則株連太廣有損仁厚之風不能為二帝諱然當羣雄爭逐之時割據自王各保疆土而能存此不嗜殺之心東蕩西平奄有四海孟子曰保民而王詎不信夫

漢明帝畫功臣於雲臺馬援以椒房之戚不得與夫援之功遠過於李忠景丹輩而與馮異冦恂相伯仲者也

昔祁奚之見稱於叔向也曰祁大夫内舉不避親外

舉不避讐使援而無功則帝之不畫乃公也援而有功則帝之不畫不可為公若謂因外戚而不與是猶有外戚之意存也何如有功而即畫之為正大乎且使後之外戚亦知外戚中有公爾忘私為國宣力如援其人者安知不預化竇憲鄧隲之儔而皆為良善也耶老氏云上德不德若明帝者其示公而反失大公之道者歟考西漢享國二百餘年東漢亦享國二百蜀漢則自昭烈至於後主僅二世而失之昭烈之賢不及高光而武

侯一人亦不足以比蕭曹張韓鄧馬吳岑之衆況重以後主昏弱而當天已厭漢之時欲其克紹先業奄有九有不亦難哉是以聖王小心畏慎敬天勤民惟日孜孜不敢少懈者誠知訏謨善政克享天心即所以為子孫萬年之計也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立四學於京師以儒文史為三途而雜以老莊之學其於先王庠序學校之教失之遠矣善乎司馬溫公之言曰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可謂切

中文帝之病

漢光武與唐太宗皆不世出之君其勤政納諫禮賢興學亦畧相等然建武之治不及貞觀者太宗有房杜王魏為之用光武有鄧禹吳漢輩而不盡其用以此見天下之治全在用人而用人之能盡與不能盡則又治之至與不至所以分也或謂光武之不任鄧禹吳漢末始非保全功臣之善道然不擇其臣之賢否而槩不任事則亦光武之失歟

唐太宗貞觀之治人率多魏徵之直諫不知徵之所以能直諫皆因太宗之虛懷道之使諫從善如流故也然當時進諫者多矣太宗獨歸美於魏徵者亦以徵至公為心而不事形迹面從是戒而必盡讜言任强直之責而不顧擅權之譏陳激切之論而不畏誹謗之議四者有一於此則不能直陳魏徵能去之太宗能察之是以君臣一德為近古所罕覯歟

唐太宗之初即位也於放宮女定勳臣之後即置弘文

館選賢才之士以講求天下之政虛懷納諫以收衆益論止盜則先廉吏欲去佞則務至誠其反覆指陳皆切中時事此誠有見於偃武修文之道即初服之規模而經國久遠燕貽子孫之法舉概見於此矣葢開創之時武勝而文衰是宜崇文承平之際文興而武弛是宜修武太宗居開創之初天下甫定故崇文以濟武而置館以選舉天下之賢講論天下之政非徒以文詞已也且太宗率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其不忘武備之意昭昭甚

明讀史者慎毋以治天下之道惟在文而不在武斯論得其平而亦萬世保邦之畧也

唐太宗論張元濟尋究盜狀以魏徵之對但歸過煬帝故有非特煬帝無道臣下亦不盡心之語斯語也豈太宗護惜煬帝而為之辭哉葢為政之道實在上下一心君必導臣以直臣必事君以忠君有所不知臣必竭忠以告之然後幽隱無蔽天下無不平之患也張元濟之尋究盜狀煬帝實不之知告而不赦斯煬帝之罪也有

司以煬帝已令斬决遂不執奏元濟亦不能以所尋實非賊者之六七人上告卒致枉承者二千餘人駢首盡戮是誰之罪歟雖然其所以不上告者亦因煬帝平日之草菅民命有以導之也魏徵既以此戒太宗太宗又以有司及元濟之不入告戒其臣既知深戒乎此則當時之政上必不忍暴刑以虐其下下必不敢欺蔽以愚其上可知已貞觀之所以稱盛治皆由爾時君臣交相儆勉孜孜不怠之一念致之也夫清明每始於兢惕而

究濫總起於怠荒豈外一心而他求也哉

唐太宗以荀悅漢紀賜李大亮亦出於一時之偶然而尹氏起草乃以為太宗之勵其臣以義不以利若然則魏徵之諫伐馮盎賜絹五百上十漸疏又賜以金甕豈太宗之視魏徵轉不如大亮之不可以利誘乎夫讀史者亦識其大端知其體要而已若必事事臆度而懸揣之以為古人具有深意焉吾未見其有當也

唐玄宗躬耕興慶宮側得重農之意抑亦開元之政也

當是時𤣥宗志氣清明留心治理焚珠玉以戒侈賜吐蕃詩書以柔遠天下太平㡬致刑措是孰使之然哉亦由𤣥宗厲精圖治用致化理耳𤣥宗能恒保此心勤於為政以養民為先以奉已為後則貞觀之治可得侔矣乃天寶以後卒至荒淫過度百家之産費於一日朱門饜酒肉路旁有餓殍豈向者躬耕重農之心於是而忒亡哉良由理不勝欲公不勝私轉愛民之心為剥民之具是知一念之善惡而政教隨之捷於影響可不戒乎

唐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天下多事安史久而後平三鎮相繼以煽兵戈歲興供餉載道壯者危於鋒刃弱者苦於輸將天下戶口減耗已及三分之二焉然則富庶之盛果足恃乎

唐憲宗初年吐突承璀自東宫得幸承間欲有闕說憲宗心憚裴垍使勿言及攻澤潞無功而還垍又疏請斥之以謝天下憲宗即罷其領兵聽言圖治若是其銳也及既定淮蔡志盈意滿信用皇甫鎛等裴度諫之而不

聽度之諫其言切於垍而鎛挠亂國政其罪浮於承璀然而取舍頓異者血氣用事心無所主安樂則荒耳

唐文宗初志以拯亂為務措置乖宜卒召甘露之變其後苟延旦夕保位為幸而顧以衣衫三澣自詡無怪乎柳公綽之嗤其末節也夫為君有為君之體為臣有為臣之體為臣而失為臣之體害止身家為君而失為君之體禍遂蔓延於天下人君當天下已平多難已定雖受四方之奉初無損於聖明即或偶服澣衣亦無不可

特非沾沾焉以是為美德也文宗時祖宗之天下大半棄之矣即使臥薪嘗膽猶恐不及尚何顏服澣衣而無愧且自詡盛德也哉

三代以下言利之朝莫若漢武帝宋神宗葢由桑弘羊王安石巧説以為不加賦而國用足不知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譬如澤中之水流者日多聚者日涸耳且覈實而按之當時政治之外固不待言其所聚之財亦安在哉

蕭何與曹參嘗有隙及何沒所薦者惟參參卒守何法而勿失人不多參之能而多何之公也雖然使參常人也則必變何所為且有以議其後漢治幾不紊哉為國之臣不顧已私而惟其治之當韓范上殿爭論下殿不失和氣率用是道然韓范窮經力學夙負經濟才故其所見者大蕭曹起刀筆吏所為有古大臣風余以是為尤難也漢賢相首稱蕭曹不其宜哉

漢博士之置雖發自公孫弘而董仲舒實開其端賢良

策云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又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無使並進武帝善其言以仲舒為江都相自後乃置五經博士夫湛深經術孰有過於仲舒者因仲舒之言而置博士反擯仲舒於江都無亦信公孫弘之徒而使賢否混淆不得竟用之過歟

孔明不遇昭烈則抱膝隆中歌梁甫吟以終老耳昭烈不得孔明則亦拊髀自嘆以是終身焉已然昭烈與孔

明何由作合哉故余甞推司馬德操之氷鑑其功與孔明同良為此也抑又思獻帝時漢室陵夷已不可救使得如德操輩坐鎮朝廷運籌帷幄或可挽回萬一余故惜夫漢季之君舍祖宗育養之才以為他人資或隱而弗見至於大事弗可為乃欲與婦人女子謀誅奸雄適以自速其斃不亦大可哀哉

孔明用行舍藏之義幾同於顏子而以管仲樂毅自比者豈其志趣規模僅限於二人所成就哉意者公見當

時漢綱陵夷黎民塗炭初不異於春秋戰國之際即有管樂亦不足以拯其溺然猶賴得君而小有所就也三顧之前蓋無有能知卧龍者矣目睹時之凋敝而不忍江河之日下有不禁慨然於管樂之尚能遇主者不然以公之蹟考公之心設僅以管樂自比則白帝託孤之後大星未隕之前保蜀之功亦足以比於管樂矣何必深思大慮惓惓於漢賊之不兩立王業之不偏安至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哉夫自比管樂而管樂實不逮

公此可見公之心之虚而業之廣矣故百世下許公者以為有王佐氣象也

羊陸二人惟相知之深故相憚之極不得已而為相好之事君子觀於抗亡而祜亟亟於滅吳可以知當日二人交歡之時勢矣

唐史載虞世南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太宗嘉之亦曰朕有一言之得世南未嘗不悦有一言之失世南未嘗不悵恨羣臣皆若

世南天下何由不理是則太宗之取世南世南之見重於太宗豈徒文學哉

世之治也人敦實行而去浮華世之亂也人務虛名而競文藻故文運關乎國運君子於文之厚重澆薄而即以覘時之盛衰隋開皇四年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録亦一時良法但行之不永有名無實六朝之風未革而隋亦遂以亡蓋六朝之獘始於魏之三祖崇尚文詞横於晉之何王清談悞世遂使瑰麗競尚古質漸失佻達成

風綺靡無行文日繁而政日亂蓋以此也及唐有天下而昌黎韓子出起八代之衰為諸儒之倡始克返華侈而歸質實世道人心有攸賴焉夫言為心聲心之所存而言形之其所係豈淺鮮哉

婁師德之薦狄仁傑可謂智深而勇沉者矣武氏固梟很多猜使師德暴揚仁傑於衆則武氏必疑為一黨仁傑不得用非唐室福也故師德不欲使人知已薦仁傑仁傑亦不自知為師德所薦逮武氏告之而後有婁公

盛德之歎此並非仁傑感知己之深乃服其韜晦不露且以復唐自任也迨後姚元之張柬之更進迭用皆因仁傑之舉卒以滅周興唐所謂善處危難有濟困之才者吾於師德見之

李光弼大敗史思明於河陽天下之勢遂定當是時實因白孝德奮勇爭先斬賊將劉龍僊而三軍之氣倍增顧未戰而僕固懷恩先賀戰勝曰觀其攬轡安閒知必克蓋孝德義理之氣裕於平時故志壯心安也嘗考

段太尉逸事狀所載孝德用秀實計署秀實為都虞候郭晞士卒縱暴無頼者皆取以懸纛街後遂不復横是孝德固以愛民為政非武夫戰卒比故臨敵之際神色自閑乃素所涵養然也蓄義理之勇而挾矛大呼亂流竟進是血氣得義理為幹楨而勇乃大勇矣非特孝德之捷為然也光弼之得制全勝亦以是而已矣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天寶之亂順賊者非明皇素所謂忠臣乎仗節者非明皇素不識面者乎而顔杲卿

兄弟不以位卑職小盡其謀猷夫其忠悃一死於禄山一死於希烈君子以是為尤難也

宋李沆為相嘗曰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斯言也得失葢參半焉夫朝廷防制自有章程受之先王百世不易然豈無因時制宜當博採兼聽者乎博採之兼聽之以試其可否果無益於時事罷之可也未嘗試之而一切奏罷豈所以廣言路哉若謂中外所

陳利害皆無足觀而惟朝廷舊制是遵則政久弊生亦將置若罔聞乎夫小人妄陳利害擾國政而乖是非者固常有之矣然不可因此而遂絶中外之陳奏也懲噎廢食豈理也哉

郭子儀李光弼起朔方牙將振難宣忠克摧逆釁雖立功各不同而國祚復安二人均有力焉其用兵也軍士咸樂子儀之寛而憚光弼之嚴兩者並稱然吾以為用兵其暫也事君其恒也子儀之事君也功葢唐室而主不

疑權傾天下而衆不嫉朝聞命夕就道用之則竭力勤王舍之則閉門自守光弼晚年頗有嫉讒自安之舉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光弼入援畏禍遷延不行夫觀其暫若彼觀其恒若此葢智力可勉强而德量不可勉强故也

或曰孔子言君子無爭韓魏公與范文正公上殿爭論下殿不失和氣不失和氣是也上殿之爭非爭乎不知夫子之所謂爭葢謂相競以氣而不循乎理耳朝廷之

上社稷之大計俟吾一言以定是非安危而惟覼望順從緘口不出一言豈君上所頼哉其所争者非一身一家之事也國與天下之事也至下殿不失其和則仍歸於無争也若如或人所云則李林甫以立仗馬諷諸言官可謂息争端而舜禹臯益吁咈一堂之上不可謂中天郅隆之世矣

晉文之覇成於城濮之戰其命帥也趙衰舉郤縠馬且曰縠敦詩書而説禮樂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

然文之勝楚終不在此其稱舍於墓分曹衛之田以畀宋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皆譎道也雖幸而勝所失亦已多矣使文公明大義以責楚之不共會諸侯以討楚之有罪其誰不服而必區區用譎豈知德義者哉

韓昭侯任用申不害抑亦殘忍矯僞人也即其藏敝袴曰以待有功夫人而無功則不宜賞人而有功則敝袴不可以賞詩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

之言報有功也昭侯欲以敝袴待有功其視功臣何輕哉昭侯與申不害同其心術故忍偽乖張至於此而後世傳為美談至以不僭賞目之抑亦愚矣

晏平仲周及三族人服其彰君賜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晏子識其為奪齊國夫同一施惠於人而晏子與陳氏賢奸各異非公與私之異趣乎

漢法陵遲狗尾致誚唐綱不振墨勑肆行至於關内侯因爛羊頭大將軍告敕纔易一醉叔世風頽爵位失敘

豈惟縉紳之羞亦云國家之憂也宋太祖定法以文武常叅官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罷之又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任者然後得請所以示名器不輕假人也淳化中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始復序進之制又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寖廣雖君恩之逮亦非所以慎名器也仁宗用范仲淹富弼策乃復定磨勘任子法兩地臣僚非有勲德善狀不得

非時進秩京朝官磨勘年限内有無勞績及舉者數取
旨朝官須三年無私罪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為保任
方遷磨勘之法於舊為密焉裁損奏補入仕之路罷聖
節奏蔭恩而任子之恩亦殺朝廷之綱紀由是而立名
器由是而重而范富之外補亦肇於此矣小人不顧人
國而惟已之圖如此哉恐磨勘之嚴而僥倖不得以驟
進因奏蔭之殺而姻戚不得以敘官于是惡其興是議
者而百方以出之雖仁宗之賢亦不免焉向使磨勘任

子之法由是而定則可以傳之後世而無獘宋制多因
循范富二公不懼衆人之議毅然行之卒亦不得遂其
志焉可歎也夫
殷浩累辭徵辟有似乎清然自其末年達桓温書一事
觀之向之所謂清者有利心焉却利以釣名與攫利同
然攫利者人輙輕之而釣名者非具卓識之君子不能
别而斥之也殷浩誠士林之蠹哉
漢武帝時財窮民困盜賊蜂起一二言利之臣更欲賦

民三十以助邉用豈不知民之疲而茫然為之哉無亦伺上意邀恩寵耳自武帝悔悟用田千秋為富民侯由是興利之輩漸去趙過之儔一時並進以是知天下未嘗無人惟在上之嚮用與否耳然千秋之為富民侯蓋亦有說先是千秋為高廟寢郎上急變訟戾太子寃上由是重之葢千秋覘上頗知太子無他意也其言借高祖之神而啟上悟以是時上猶好神仙耳及帝封禪後見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為狂悖宜悉罷之千秋

遂進罷遣方士之論則度上意之厭神仙而首變其說也由是觀之千秋豈亦出於蘇張詭遇之術歟不然輪臺悔過之後迄於昭帝在位之年一日未嘗離宰相位而所設施究無可稱則千秋之本末可知矣使千秋有王佐才得武帝英明之君迎其悔過之機殫厥忠悃以輔主德一變至道其所施為必有可觀者語云明君良臣相須殷而相得彰吾於武帝末年益惜其無良臣云東漢黨錮之禍此天亡漢而善人君子之厄運也然予

以為時賢亦不能無過者葢忠直之言小人之讐也小人蟠據於上而遽欲忠直之得信難矣且嶢嶢者易缺皎皎者易汙諸賢相與標榜不為括囊之無咎而為壯趾之征凶亦自速其死也夫死而有益於國家死亦何憾所可惜者死之無益而又使國家有害賢之名是諸賢之所為過甚而未審乎出處之宜也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位卑者之所言詎非忠言然在聖明固不待卑位之言而季世又孰用其言者言且足以賈罪而諸

賢之矜情厲氣又從而甚之何以免哉昔王安石之禍程伯子曰亦吾輩有以敺之則知大賢處世不為太高之行凡以言語氣節相鼓者必其涵養有未至窮理有未精也歟鍾鄧爭入蜀之功濬渾競平吳之績鍾渾不足論而鄧艾之亡王濬之褊君子有譏焉李愬能於破蔡之日以謙抑自處且有以矯蔡人之頑悍示王朝之禮秩不誠度越諸將哉

孫盛書枋頭一事豈尚計一已之聲名榮利者乎計聲

名榮利者必不至以死生易之此太史所以重於齊而董狐所以重於晉也其心以為記載在一時而是非昭垂使亂臣賊子不得逃其誅於千載之下雖其身之顛沛流離至死而不顧乃盛於清談盛行之時而獨能不畏强禦以成信史不足多哉

陶侃才望素隆使討蘇峻之役如救焚拯溺刻不容緩敵王所愾以全臣節吾謂長沙之績可以與管葛比肩王導謝安非其倫矣而左右觀望心懷不平必待温嶠

反覆開陳而後決在佩固所以疾庾亮也其如朝廷何哉豈其時忘運甓之志歟

古弼佐太武常稱之曰社稷臣跡其以弱馬給獵騎則重軍國而輕遊畋也不發牛車運麋鹿則勤民事而緩從禽也夫上有所好在下者惟恐奉行不適上意以獲重譴弼乃權國事之輕重非禮者雖上所命直違之而不予太武亦知其賢信任有加豈非聽言納諫惟期政理平寧之主哉

北魏房景伯之母因郡民有列其子不孝者使其子立堂下而名其母對食命景伯供食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亦涕泣乞還胡氏以為崔母知教化之原吾以為景伯固一州之長也州之民不知其幾百千萬也使景伯知教化之原在於孝弟而躬親以率之學校以教之獎善以勸之罰惡以懲之興孝舉弟敬老慈幼則州之民羣化於孝弟且無至景伯之堂而母子相陳以傷天倫者矣今州有一人焉列其子之不孝者崔母命

景伯供食以愧之且至二十餘日之久設州民復有如是者崔母又將命景伯供食歟又將二十餘日歟是舍一州之政而惟供食以示民之是務將不勝其勦且勞矣教化之原夫寧若是夫所謂原者若綱之綱裘之領苟能提綱而挈領則順者不可勝數也孝弟誠教化之原然非平日有以興其天良使民皆知孝弟之在已確然而不可移肫然而不能已亦何能移風易俗胥天下而丕變哉故就一事論崔母知教化之權就州長論景

伯實未盡教化之道也

范甯數進忠言指斥姦黨素為孝武所親徒以疾王國寶卒被譖出為外郡此可見正人難近小人易惑雖素所信任之人而一入讒說黜之無疑也使孝武不出范甯徐邈等國寶之亂未必至此極而王恭輩晉陽之甲亦無辭以興矣語曰善人天地之紀也其言豈欺我哉

牛李爭納維州司馬公以為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維州本唐地有故有之地此舉不涉於為利

矣且天子以四海為家人之慕義而来者固可以拒之不受而且使歸以斃其命乎況僧孺非挾讐之言為猶可當時牛李之黨已成矣僧孺徒欲以快私忿不知敗徳裕之事即所以敗國家之事人臣不忠莫此為甚而司馬公猶以為義乎至胡氏則以為以維州歸吐蕃失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夫以小信妨大計猶為僧孺曲言之綱目大書曰吐蕃將悉怛謀來歸維州不曰叛而曰来及贈以右衛將軍也

又特書於後無有貶辭則知恙怛謀之來歸李德裕之欲受皆出於至正僧孺不過欲沮德裕而為之辭耳吾據綱目書法以斷司馬胡氏之論而牛李之是非已不辨而明也

田疇被劉虞一日之知為虞達表長安及虞討公孫瓚不克而死疇歸祭謁虞墓雖瓚之威有所弗顧後居徐無能相約束結以威信北邉翕然其人之信義才智皆非常人所及逮曹操擊烏桓欲封為侯又固拒不受吾

盆信疇為當時罕見之人惜乎漢政陵夷不能復振使賢能者鬱於下而不伸若疇者僅一見用於劉虞而未遂厥志抱恨以終嗚呼其亦可哀也矣

唐自肅代德順禍亂相仍而宦寺之用事日甚一日中使不已至於監軍監軍不已至於典禁典禁不已至於佐命於是建置天子在其掌握而威權出人主之右原其始由天子之寵信太甚考其終天子欲求其一笑而不得是豈非勢之日流日下而禍已釀成雖有智者亦僅付之太息

流涕而莫可如何然劉蕡不顧巳之死生存亡而忠言讜論亹亹數千言使正士覽之而氣壯智者鑒之而遠害雖一時無救於禍敗而千載共仰其忠誠豈不偉哉

唐室藩鎮之禍至德宗之世極矣當是時人各懷不臣之心天子威令不能下行即擁兵觀望未忍逆命者亦不多得況其志雪朝廷之耻而恭順恪謹相率以勤王事者豈非天下所公與哉李抱真以數騎詣王武俊營開誠布公勸以忠義約為兄弟誓同滅賊雖抱真逼於

田悦未必無自全之策而於朱滔田悦諸鎮逆命之秋獨能以誠悟武俊相率勤王此綱目所以褒美特筆書之亦春秋之旨歟且夫師克在和武俊之軍於南宫也兩軍尚相疑貳使抱真微有顧望之志則事不諧矣抱真告其司馬則曰今日之舉繫天下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士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讐恥亦惟子是置已之死生安危於度外而惟以國家之事為重者也卒得武俊之和而朱滔不久敗亡天下於是稍定非抱

真之功其誰之功哉乃逆命者未聞有所誅斥而效順者未聞有所襃嘉馴致賞亦有所不受誅亦有所不懼國不可以為國矣吾故以是嘆德宗之闇也

唐之季世民困極矣有張全義者獨能以愛民為先籌其衣食時人為之語曰張公不喜聲伎惟喜佳麥良繭豈非知政本者乎全義雖不如古之名臣亦可謂是時之良臣使僖宗置之相位授以重任彼旣能規畫於河南豈不能措置於朝宁所以挽頽波而拯溺俗必更有

可觀者而終於是已焉君子以是重爲唐惜之

王建起草賊終能得蜀保有一邦其聽軍士王先成條列七事遂以取彭州非有經遠之慮取才之量不能也然建既用其言而不録其人是能取賢而不能任賢也苻堅得一王猛委任之專遂有天下之半先成所白七事實當時之要務與捫虱而談者何異若能推廣其意而善行之天下不足平也而建不能宜乎所保有者止一蜀地而已

薛聰仕北魏為侍御史每遷必讓讓必固魏主褒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益自伏軾結𦙍之士以順為正不知禮義廉耻之可尊而惟以博金紫取禄位為事夫然故在上者益不知士之可貴而謂爵禄在上之所司可以奔走牢籠天下天下士惟吾命之是從而上日尊士日賤非上之驕亦下之自賤使之也聰能修天爵而不要人爵可貴在已而不在人於是魏主亦以非人爵所能榮稱之使君不敢目士為惟吾所奔

走牢籠者薛聰也自成其貴而并有以成君之美視三代以下驕諂之俗顧不偉歟顧不偉歟

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夷考千古國家之興未始不因得賢者而其衰末始不由用鄙夫代宗廣德元年河北諸州已降有史朝義降將薛嵩田承嗣李懷僊者叩懷恩馬首乞行閒自效懷恩恐賊平寵衰奏留嵩等以為黨援朝廷亦厭兵遂以為節度使河北三

鎮之横自此始是後治兵完城自署將吏貢賦不通婚姻相援父死子嗣兄終弟及朝廷有弗從則三鎮連横以拒命流至於李茂貞韓建朱全忠之亂而唐遂以亡嗚呼懐恩之恐賊平寵衰亦細事耳由此一念代宗不悟因循苟且授人太阿其後未嘗無憲宗之剛斷武宗之英明而卒莫之救懐恩鄙夫固不足論獨恨代宗用患得患失之人而弗知自貽其禍其後懐恩亦終至於叛使當時用郭子儀李光弼為將則消患於未然定亂

於未萌又安有藩鎮逆命之事乎然是時郭李之不得董兵由魚朝恩程元振居中用事實阻撓之是以知人君欲去外之鄙夫必先去其內之鄙夫又當先去其心之鄙暗董子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未有失其本而能治其末者也未有亂其內而能正其外者也故人君治天下有道曰先正其心

天下之事有敗於怠忽而成於乾惕者亦有得於雍容

而失於拘謹者葢雍容可也怠忽不可也乾惕可也拘謹不可也唐李德裕之相武宗史稱其休沐如令沛然若無事時豈非雍容有度而不過為拘謹者哉夫人之處事亦限於才力之大小譬射之能中百步者百步以外不能保其必中元和以後之相竭蹷從事不暇休沐或繼火乃罷然所理者何亂所服者何鎮是拘謹之無成而才力之不足有為也德裕遇武宗君臣相資卓然有撥亂之志而兼有禁暴之才故其時内侍歛迹藩鎮

屏息至其休沐如令在德裕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葢德裕之才力比他相為有餘耳

玉之在璞追師知之珠之在蜯鮫人知之惟人之品術極始終之殊致雖古帝猶難知之然知人之道亦驗之於理而已矣唐王楊盧駱一時稱為能文裴行儉以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非能享爵祿者楊子稍沉静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卒矣其後皆如其言行儉之所以知四子者亦豈外夫揆之以理哉當其時四子之所以

行己與夫行儉之所以觀人必不僅如史之所紀學者不以理揆之必以行儉之知人為神奇不測如是則聖人何必以為難哉夫神奇不測非難而平易合道之難其能以理論人者必其自足於理者也

唐綱不振敎息風頹專務姑息藩鎮强横浸淫至於五代割據兼并犯令陵政伺弱乘危以成逆志登受禪之臺竊黼扆之座者皆藩鎮也以故朱温秉旄宣武當羣雄觀望之時首發大難逞其克頑椒殿血流唐祚移矣

既而亞子興晉陽之甲弘繼事之志屬均王膏梁之子才能不過中人又朱氏稔惡之後梁之宗社一旦歸唐宜矣莊宗銳始怠終從珂移鎮召禍敬塘一入唐遂以亡背約取危晉亦頓滅智遠之得國頗正而承祐無遠大之志奮誅戮之威使郭威得以藉口一舉而漢祚復移於周蓋五十餘年之間凡五易國而其間以別姓入繼者又可指數也五代之亂可謂至極至宋而天下始定於一豈勢力所及哉有道故也推其致亂之由皆藩

鎮跋扈尾大不掉太祖以杯酒片言解數百年不可解之錮習而天下之治平亦不盡係乎此功德不足以及兆民區區智取術馭豈能久遠乎故運世必有其本也王安石免役之令不為無補既無追呼刑責之苦且鮮輓輸力作之勞而按戶科配所費實鮮當時士大夫顧以口角爭之且爭之而不能窮其詞如文彥博云惟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是豈足以折安石之喙乎彥博之説似本於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之

意不知此正所以與百姓治天下也即當時免役豈能無獘獘在務多歛而取羸也又在今雖免役而異日助役如故仍復受役也彥博不知議及此但云祖宗法制不可更張以失人心至以為與士大夫共治非與百姓共治尤理不足以伸其詞是皆安石逆料必有是論而適合其意者也豈足以移安石之志哉

古人云天下治亂關宰相人主得失係經筵張居正輔政當顯宗冲齡屢進講經史外則總攬朝政明智善斷

於時治雖未純亦可謂之小康君雖未哲亦可謂之守道葢居正以一人而兼宰相經筵之任皆有成效非有大過人之才不能獨其剛愎自用嫉人長護巳短懼大權他屬髙拱以元老而被斥馮保以奸宦而交通至於廢制守喪心冀留任何不顧義理至此極也雖然顯宗有居正而朝廷清明天下無事太僕寺積金至四百餘萬及居正沒而内則奢侈外則盜賊民不聊生葢居正心不端而才有餘公不足而智有餘方之房魏韓范非

其等吏方之李林甫蔡京大相逕庭大約張說呂夷簡之儔而乘時建立過之謂之忠臣不可謂之奸臣不可吾將謂之才臣焉乃身沒未幾家産籍沒子嗣遠竄雖禍自己召顯宗亦刻薄寡恩哉

徐有功當武氏肆毒於上酷吏恣虐於下守死善道為人所難為其度量過人遠矣卒之保護善類紀綱不至大壞人心不至大散狄仁傑又培植之而張柬之遂因以復唐祚人但知有功為周行寛政而不知有功為唐

之苦心也唐人潘好禮著論以為勝於張釋之特為其持刑一節耳至有功之心事尚未深切言之歟

三代以下稱賢君者漢有文帝唐有太宗皆恭儉惠愛政無繁苛民用以寧然文帝之德雖優於太宗而時少名臣有賈誼而不能盡其用唐之房杜王魏同心一德相贊一庭貞觀之治尤稱盛焉至四年豐穰極矣豈無致之之故哉吏考其時上嘗與羣臣語及教化封德彞勸帝以刑罰繩天下魏徵勸行仁義上卒從徵言偃武

修文與民休息至於四年天下遂大稔流散者歸鄉里斗米三錢夜戶不閉上歸功於魏徵而曰惜乎不使封德彝見之夫人君莫不說順己之人而惡逆耳之言太宗獨從魏徵而遠封德彝其修己固已審矣既臻其盛不忘規諫之人二喜一懼之論尤致意焉此其所以保安常治而不危也歟

千古之學無二端也內不欺己外不欺人者謂之學內負於己外負於人者則不得復謂之學然已不負人強

恕者猶能勉焉至寧人負已則非知命不惑者不能唐德宗時四十餘州大水陸贄請賑德宗謂淮西貢賦既缺不必遣賑而贄以秦穆救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為言德宗乃悟胡氏寅以忠恕知命許之當矣而又謂敬輿之學為誠洙泗之徒夫世有洙泗之學而可以為為者哉寅葢有慨於周衰道廢權謀名法清淨之術凡自外於洙泗之學者皆能立功效於一時而後之學者多浮慕焉故以贄為之準的也夫德宗之世羣小用事正

人不容德宗復以猜忌御下欲人臣之各盡其情難矣獨贄以忠誠明辨開悟人主而所言亦間被施行是其為學實無愧於天無怍於人而非曲學取媚之可比人臣致身其尚以贄為法哉

唐憲宗之始即位也稱名相者四人杜黄裳裴垍李絳裴度是也黄裳遇君於初而抱才以沒志未大施裴度克平淮蔡卓乎尚矣獨裴垍李絳出處略同然絳以讒罷垍以病終明哲保身絳猶遜於垍乎吏考唐史所載

垍之言曰垍不敢以私害公又稱其獨賞諫官之能言時事者則垍之所以保身實出於君子之明哲而非委曲從時偷容取媚者所可比夫不敢以私害公不過人臣自善之一端而賞諫官之言事則是以言事君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得古大臣之遺則矣

諸葛孔明為三代以下第一流人物約其生平亦曰公忠二字而已公故無我忠故無私無我無私然後志氣清明而經綸中理故其言曰我心如稱不能為人作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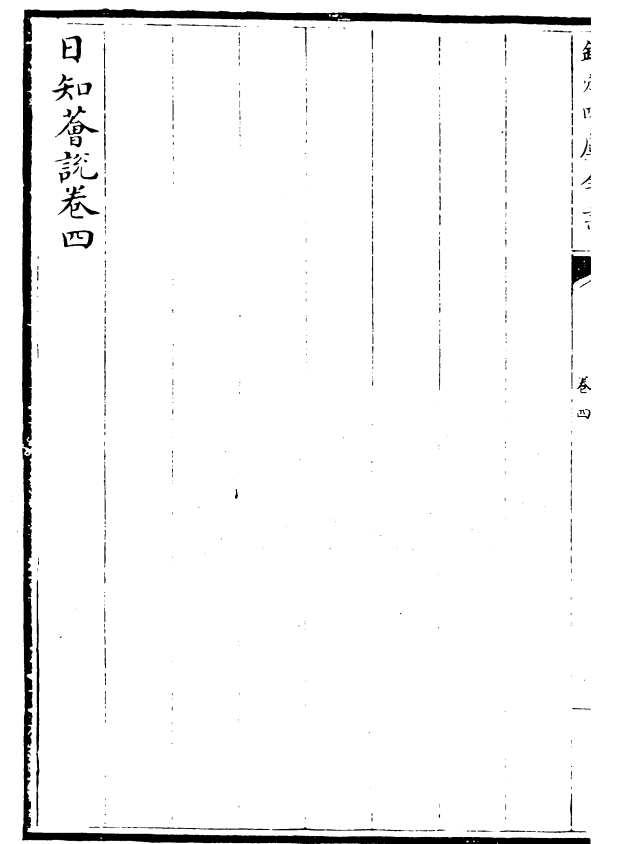
重所謂止水無心而平量明鏡無心而照形以物為心而不逐於物者也尤不可及者孔明之器識規模三代以下未見其倫比而況區區一隅之人士乎乃數戒羣吏勤攻其過失其虛以受人而不敢自是如此此其所以肩隨於伊呂也歟

唐姚崇宋璟為相有高仲舒者博通典籍有齊澣者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且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姚宋能知二人之賢亦已難矣又況能

知二人之各有所長推斯道也雖虞廷官人工虞水火各當其材者亦不過因是以馴致耳

人臣外而忘家内而忘身并忘已之勲猷節概然後能遇非常之事而處之一如其常苟不能忘其勲猷節槩則猶視君與已為二人而有所牽制何則信道猶未篤自知猶未明也韓魏公之為臣實能忘身忘家并忘其勲猷節槩者也故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且並不見已之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若魏公者亦可謂信

道篤而自知明矣信道篤而自知明則雖無魏公之時位亦可以信其能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如顔子之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是也而其氣象規模又穆乎其深遠矣



日知薈說卷四

孔子大學一書用傳古聖王明德新民之道其所從入以致知為始事而誠意次之蓋未有意不誠而能修齊治平一以貫之者也未有知之不極其至而意能誠者也見於經傳者至湯武君臣始相與言學高宗成王尤勉勉焉湯武上聖而孟子以為反之蓋聖學之難純如此然非謂性之者遂無所為學也觀堯舜禹相傳所以審辨於危微之介者非致知之學乎所以致精致一以守其中者非

誠意之學乎 臣鄂爾泰 獲侍
皇上講誦於今五年矣曩者嘗承
命序樂善堂文鈔其義蘊之深閎風格之高古有目者
共識而 臣竊觀我
皇上鎔經液史所以究興衰治亂之根源察邪正是非
之幽渺者皆不襲前賢之緒論而必求自得於心
又時就所言反求諸身私度
聖心實能以致知誠意之學體驗於

當躬而重為四海生民幸也
御極以来動應民志實政實心愾乎天下用能以數月
之中俾老幼賢愚皆忻忻然自得於遐荒萬里之
外近者
幾務餘暇復自擇論辨之文前集所未載者為日知
睿說
命臣等各綴跋語而
御製序文謂録此以驗諸行事伏念我

皇上令兹治教之日興乃曩者典學致知之明效也而猶不忘素學時以自體察又設誠於内而致行之之大驗也夫湯武以堯舜為必可學故能為湯武高宗成王以湯武為必可學故能為高宗成王以

聖性之高明

聖學之淵粹而加以

聖心之誠一三代聖王之治將復見於今矣臣少備宿衛未暇殫心載籍謹就所夙聞於經書者達其愚

悃言之不文而以承

寵命為愧而已

乾隆元年秋七月少保大學士臣鄂爾泰敬跋

在昔三代聖王之治皆由學而成凡散見於詩書者其根源可尋繹而見也漢唐以後英明仁厚之君非無性資之高求治之切者而終無以躋於三代之隆葢由學焉而未探其根源故所以濬其知者不能深而致於行者不能篤耳我

皇上徇齊敦敏夙承

世宗憲皇帝之教自問寢視膳而外耳目心志一用之於學而他無間焉故於五經四子之書早洞見其根

源而叅考漢唐宋元諸儒之義疏以折衷於至當循是以觀諸史其治亂安危之幾無微不察也循是以慎取百家之言其出入離合淺深之數無隱不燭也循是以懸衡人物推極事理皆灼知獨見而無匿情用是發為文章言高而旨遠理達而氣昌得心應手俄頃立就而迴出於前賢思議之表

臣　廷玉奉

先帝恩命簡侍講讀十有餘年實親見焉曩者彙集衆體

為樂善堂文鈔既承
命而為之序近復别擇論辯之文二百六十條為日知
薈說仍
命臣跋之伏見
皇上繼序以来凡見諸政教者一準於天理而應乎人
心之不言而同然是以數月之中近自邦畿達於
山陬海隅莫不忻忻然若時雨之沃其心春陽之
被其體葢我

皇上好古敏求日有孜孜以致其知者既深且固故今之宵衣旰食以行所知者篤實充周時措咸宜由是以往法天行健恒久不已則德化所成直比隆於三代豈惟遠過漢唐而已哉臣廷玉讀是編而為天下臣民慶者彌厚且遠焉儆特依日月之光挂名簡末而與有榮施也

乾隆元年秋七月少保大學士臣張廷玉恭跋

臣聞法天之學與時偕行而惟日不足自古聖帝明王兢兢業業無敢怠荒胥此志也我皇上以睿聖之姿夙禀世宗憲皇帝庭訓沖齡懋學於經史子集靡不綜貫用是發為文章深醇和懿玉振而金聲御製樂善堂文鈔臣既承命而敬為之序矣御極以來本所學以出治仁育義正粹然純王之道而

萬幾之暇不輟編摩復取曩所論述釐為日知薈說四
卷仍
命臣跋其後臣惟在昔夏先后思日孜孜亦越成湯日
新又新逮周成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皆
以剛健篤實日新其德而茲編命名獨有取於子
夏之說者蓋
皇上之學基之以望道未見之心勵之以自強不息之
力要之以純亦不已之誠故雖

聖學高深已非游夏所能贊而
聖性冲挹惟見義理之無窮則我
皇上之心法治法與先聖同揆者即於是乎在豈但文
章之盛度越百王已哉臣載稽傳記惟日周天惟聖
憲天故陽暉所照萬里同晷者清明在躬萬物皆
睹之象也歳度躔次與天相及者體乾行健乘時
御天之象也其在天保之章曰如日之升蓋人臣
望君德業之昭著福禄之緜長皆取義焉臣以遅

暮之年幸厠見知之列材識駑下無能發明

聖學於萬一敬述其管蠡窺測所及以竊附於天保詩

人之志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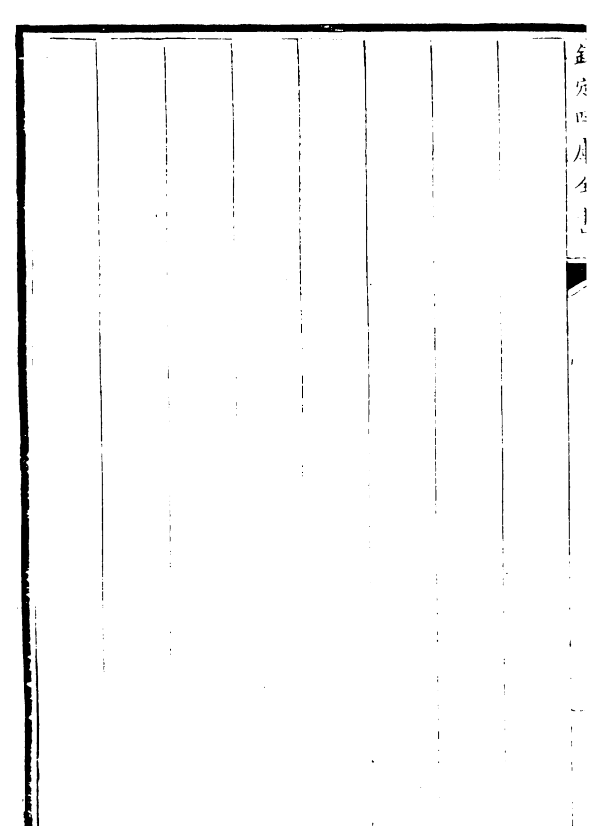
乾隆元年秋七月大學士臣朱軾謹跋

我
皇上聰明天亶睿哲性成稽古典學孳孳不怠凡天人
之奧蘊聖賢之述作無不極其源流旨趣
宸章炳煥動合典謨茲萃輯歷年論說區為四卷名曰
日知薈說
御製序文弁首宣示近臣臣敏得以與觀乃拜手稽首
颺言曰道術之與治術合而不分者也自唐虞以
精一執中聿開道統其時在廷諸臣亮工熙績稱

極盛焉禹湯文武由之以為治洙泗鄒嶧闡之以為教詩書所載可考而知也漢唐以後非無英君誼辟刻意治平然無格致誠正之學裕諸平日故雖有措注設施非偏而不舉則駁而不純道術治術岐而為二尚論者每致惜焉我

皇上懋德日新緝熈時敏實有以見政事之綱紀心性之淵微經史之要眇紬繹發明洞中竅會故筆諸簡冊即可播諸施行

臨御以來仁政仁聞光昭遠邇過化存神之盛良由極
深研幾藴於素者厚也臣侍從有年學術荒陋無
能贊助萬一仰
聖製之高深惟有恭敬奉持深思熟復庶幾稍窺一二
不至老而無聞臣不勝深幸且為天下蒼生幸也
乾隆元年秋七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翰林院掌
院學士臣福敏恭跋



臣聞帝王之學必求端於天天以剛健中正運行不息而成歳功帝王法之精一執中懋昭厥德如禹之思日孜孜湯之聖敬日躋周成之日就月將悉皆遥接心源恢張治道而先天後天與時偕行以馴致久道化成之盛我

皇上纉承大統建極綏猷於用人行政阜民敦俗之方犁然各當蓋由夙遵

世宗憲皇帝庭訓遜敏敬修熟復六經四子之書旁及儒

先之緒言諸史之義法靡不深探力索洞其根源故舉平日所蘊蓄見諸治教體立用行與在昔聖帝明王若合符契臣自辛亥歲侍直

内廷敬讀

樂善堂文鈔廣大精微隱括道統嗣後詩賦古文日加裒積臣基親見

皇上引筆洋洋千言立就而論說尤多自身心性命國政民生以曁衡論古人一經研剖精義卓立星辰

麗而江河行茲以

萬幾餘暇親揀擇若干條定為日知薈説夫日君象也

易曰日進无疆詩曰如日之升

皇上徇齊典學緝熙光明精神貫注於億萬斯年而朝

乾夕惕法天行健廸知而允蹈焉心源治道一以

貫之凡是書所載包含萬有囊括古今洵典謨之

矩矱官禮之菁華也臣就日近光早得霑沐

聖訓景星慶雲先覩為快今復

賜讀成書承

旨附名卷末益欽

盛德大業富有日新而臣材質譾陋仰荷陶成於敷言

錫極之中誠屬遭逢之厚幸云

乾隆元年秋七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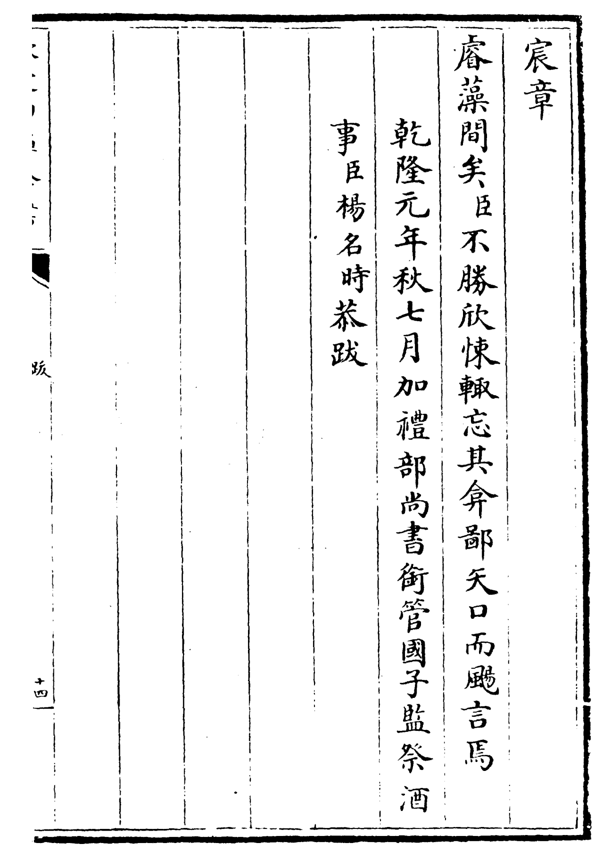
士臣邵基恭跋

臣謹稽在昔中天之世聿垂典謨之文其間執中一語舉心法治法一以貫之誠聖學之樞極王道之綱維也凡典謨中所紀欽天授時知人安民亮工熙績諸務何一不從執中流出者乎臣恭誦我
皇上御製日知薈說一編尋繹反覆始獲稍窺端緒首言政事則自體元長人探治本以及治具於任賢儲材教養兵刑之屬一一提其領要而歸於謹德禮導和敬以化成天下為之在優游而循其序持

之在兢業而要諸久至哉言乎蔑有加矣繼論心
性溯自於穆流行絪緼化醇之始曁人生而靜感
物而動之餘五行禀為五事五性達於五倫善復
其初者在明善而固執主敬以存誠天人一理體
用一原洵文簡而義該言近而指遠也至於闡發
經學尤為剖晰精微開示明切獨得聖賢之心而不
泥其辭善會古人之意而不襲其跡期於體之身
心純粹而不雜措之治理溥徧而宜民披撥浮華

以見本根陶鑄百家以歸大雅從茲一道德而同風俗悉於經術之昌明決之矣若夫上下千餘年間美任賢從諫懲用佞剥民褒正直忠厚斥僉邪險僻崇敦本務實之圖破迂庸膚末之見悼仁賢之不究厥用惜明良之難以適逢望古慨然及身思見殆情激而懐長何識高而度遠布之邦國天下有不奉為千秋之寶鑑振古之鴻篇者乎抑臣由

皇言而仰窺
皇心盖於執中之指不啻神相授面相稽矣外而發之
政事内而藴之性情精而剖經義之異同大而鑒
人倫之得失莫非本一中為體驗而灼見源流操
一中為權衡而不爽豪髪者良由我
皇上天亶聰明遜志懋學以至德而凝至道正值我
國家重熈累洽之期行見海隅日出盡躋於
風動時雍有不覺太和元氣洋溢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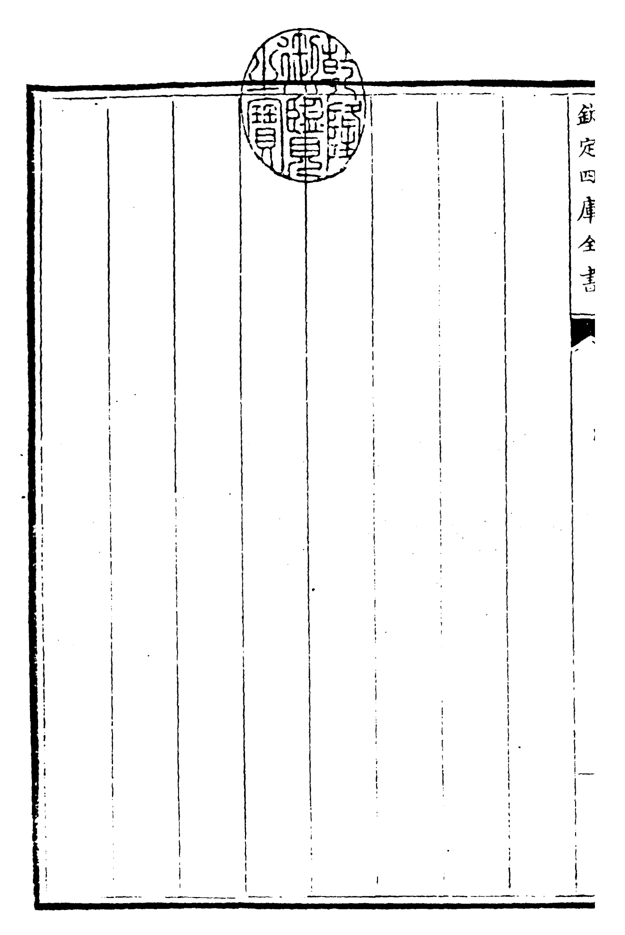


宸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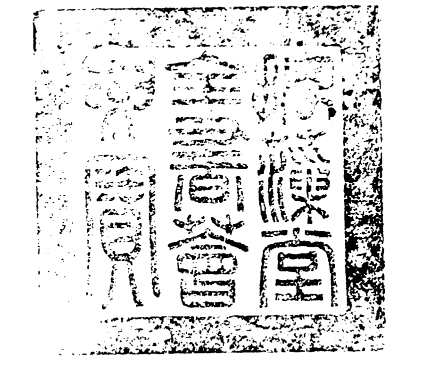
睿藻閒矣臣不勝欣悚輙忘其弇鄙矢口而颺言焉

乾隆元年秋七月加禮部尚書銜管國子監祭酒

事臣楊名時恭跋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倪時慶